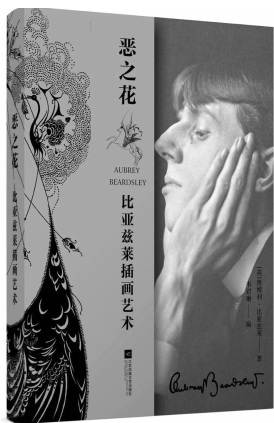


“罪与美”的黑白世界

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作黑白画的艺术家的,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



《恶之花:比亚兹莱插画艺术》
[英]比亚兹莱/韦君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1929年,鲁迅编印了《比亚兹莱画选》,署“朝花社选印”,并担纲了该书的封面设计。在为该书所作的引言里,鲁迅称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的,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

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但除此之外,鲁迅先生的美术造诣也非常之深,经先生之手译介的异域美术作品并非少数。作为英国19世纪末最有名的插画家,奥博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进入鲁迅的眼帘实非偶然,得到如此高的推崇却很少见。当然,鲁迅绝非一味地溢美,他接着指出,“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比亚兹莱的风格简洁,作品通

例采用黑白两色;但同时又是繁复的,线条曲折、饰纹精细。画面气氛诡谲,人物形象恐怖,隐露些许情色意味。譬如,那幅广为人知的《莎乐美》。“约翰,我吻了你,吻了你的嘴唇”,女子浑身黑色装束,捧着一颗头颅,旁若无人,喃喃自语,男子颈流出的血,袅袅绕绕,潺潺流淌,在终端开出了一朵妖异的花。绝望的爱,毁灭的激情。这样的图画,罪与美交融一体,用“恶之花”来定义恰如其分。

这部韦君琳最新编选的比亚兹莱作品选就此定名,书的标题原本是有出处的,这个出处亦说明了这股美术力量在中国的流播。192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出现“比亚兹莱热”,首先正是因为《莎乐美》的成功。早在1923年1月,田汉在翻译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剧本时,就全程收录了比亚兹莱所作的插画。鲁迅先生适逢其会,并为之深深吸引,大力推荐。

韦君琳曾经先后于1994年为安徽美术出版社编选《比亚兹莱黑白装饰画选》,于2003年为海燕出版社编选《比亚兹莱插画集》,此次她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选《恶之花:比亚兹莱插画艺术》已经是类似项目的第三次,可谓驾轻就熟。韦君琳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比亚兹莱其人,并为选用的插图加入了适当的导语。韦君琳集中展示了比亚兹莱的经典作品,另外也对一些名人肖像、海报宣传、装饰图案等有所介绍,从绘画形式和风格,以及作品所传达的意趣上,对比亚兹莱的艺术定有领悟,美术爱好者、设计师也能有所启发。

比亚兹莱小试啼声,是在1892年夏天为《亚瑟王之死》绘制插图。装饰意味十足的仿木刻线描,黑与

白营造的神秘氛围,简练、概括地描摹了整个故事。以不羁的想象力弥补绘画基础的薄弱,耳目一新,扬长避短,从此奠定了比亚兹莱别致的艺术风格。

《莎乐美》是比亚兹莱真正的成名作。1894年,比亚兹莱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绘制了16幅黑白插画。两位唯美主义大师的强强联手,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插画甚至比文字内容更加触目惊心。莎乐美,偏执、疯狂、不顾一切、自我中心,美艳至极而又残忍至极,但她同时又是旧伦理的受害者,体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可悲可叹可怜可敬。“莎乐美”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从此造就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一个典型。

因为《莎乐美》的成功,比亚兹莱受聘为著名杂志《黄面志》的美编。《黄面志》成为19世纪90年代“颓废主义”的大本营。可惜,由于1895年4月王尔德“有伤风化”案的牵连,比亚兹莱被迫离开了《黄面志》,事业一度跌落,他的肺疾也更加严重了。好在随后不久,另一家刊物《萨沃伊》让比亚兹莱再度辉煌。1897年是比亚兹莱创作的又一高峰,《夺发记》、《丑角》、《莫格街谋杀案》等作品纷涌而出,画家涉足的题材更加丰富,风格也更加洗练。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高昂宣扬生命力的绽放,然而,艺术家本人的生命却行进了尾声。

26岁的年轻画家在1898年3月16日永远画上了终止符。比亚兹莱自小身体羸弱,真正投身创作的时间不过几年,然而他的艺术魅力并未像流星一般眨眼消逝,他在短暂的人生里创作的一系列插画,让黑白世界发散幽然的芬芳,至今依然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林硕

我们泡茶却也由茶洗涤我们

品茶时的所见所悟,有些来自他在美国和中国所受到的训练和学习,更多的则来自他独自品茶时的沉思默想



《茶之精神》
[美]弗兰克·哈德利·墨菲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年8月

对于初次品茶的体验,美国茶艺师弗兰克·哈德利·墨菲是这样描述的,当时他站在厨房的水槽边,将一只冲泡好茶水的杯子送到嘴边,浅酌一口,于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他强烈地意识到,在他的体内产生了某种不曾有过的变化,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他的灵魂,都在接受洗礼。墨菲用“眼前一亮”来形容这种感觉,他开始循着茶水在他体内流动的轨迹,感受着那股流动着的温热从他的嘴进入他的腹,又从他的腹中延伸到他的骨盆,然后升腾至他的心中,进入他的大脑……他顿悟了!至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墨菲将自己品茶的精神历程写成了一本小书,取名曰《茶之精神》。

《茶之精神》整合了墨菲十四年来品茶的所见所悟,这些所见所悟有些来自他在美国和中国所受到的正规或非正规的训练和学习,更多的则来自他独自一人家中品茶时的沉思默想——彼时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个人默默地感受着植物天国的神圣,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出的神圣时空中难以自拔。墨菲认为,茶乐于与人类共享它的渴望,并以此来实现它曾经作为一棵树的价值,茶以柔美的姿态存在于世,它邀请人类倾听,唤醒人类最深处的自我,并与人类同欢共乐。所以,茶其实是来帮助人类的,茶通过人类落土生根,也帮助人类接近大地,这是茶的能力,也是一切植物与生俱来的夙愿。对墨菲本人而言,茶为他提供了一个完整、开放的环境,一个可以安静冥想的转换空间,而“进入这个空间,如同被召唤般,行走在未知、思想、直觉、感觉和预想之间”。生活在庸常的世间,墨菲经常会感到自己过于忙碌,感觉自己被挤得偏离了正轨,当他感到前路暗淡、心智迷茫之时,一杯清茗会将他带入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的地带,进而帮他找回平衡、和谐的心

态。墨菲说:“我们泡茶,却也由茶洗涤我们。”选茶、泡茶、倒茶、饮茶,乃至与茶相关的茶壶、茶杯、茶几等一应茶具,各有讲究,自不待言,而每一种茶对人生也自有着迥然不同的影响。把冲泡壶放到台子上,倒入温水,看茶与水结合的独特方式,感受茶泡在水中缓慢安逸地下沉的节奏,像是在探究生命的真谛;而把冲泡壶放在嘴边,慢慢啜饮,细细品尝那种被茶的精髓充实着的滋味,更像是一种陶冶自身的过程……白茶有着一股让人脚踏实地的力量,能够对人的秉性和灵魂产生影响;银针有着一种收敛的作用,它可以转化为一种凝聚力;滇红是救赎灵魂的茶,因为它能够把失意的人生带出深渊;普洱是改变生命的茶,因为它可以治疗各种心理的顽疾和感情的创伤……当然,人会变化,茶叶也会变化,甚至在同一天的不同时间喝同样的茶,得到的体验也不尽相同——有人之所以会把品茶称作“口口相传的秘密”,实是因为品茶是一种开放多样的个体体验,只有抱着虔敬真诚的态度并心存感恩,茶才会与人心融为一体,才会乐于分享自己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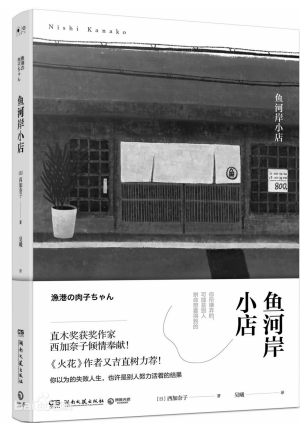
墨菲其实是以一种修行的方式品茶并写作《茶之精神》的。在品茶与写作时,墨菲更像是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在他那里,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茶不仅有生命,也有着某种高尚的品质和潇洒的性格,更有着丰富而热烈的感情。茶有自己软化我们的方式,它需要关注,渴望和我们保持一对一的关系;茶加深了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知,让我们感觉到与一切生命的亲密关系;茶让我们记起曾经在哪里错过了奇景,曾经在哪里遗失了梦想。茶教给我们如何放慢人生的脚步,并让我们想起罗伯特·布洛尔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享受细微的小事,因为终有一天回过头你会发现,这些其实都是大事。”

正像墨菲所说的那样,世间万物自有其与人交流的方式,科学也许能将茶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转化为数据,却无法量化茶对我们心灵的作用。当我们与我们自身以及植物界的兄弟姐妹们渐行渐远时,茶充当了一个美好的使者,重新疏通了我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墨菲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徘徊在迷茫与困惑中的人们而言,茶只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依靠——茶并不提供人生的答案,但它提供一种通往答案的方式。

王焱

书写全世界的“肉子”

她泼辣、大胆,人物与情节密集,充满跳跃性的写作思维,让钟爱日本文学的读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鱼河岸小店》
[日]西加奈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胖墩墩、不修边幅,神经大条的单身母亲肉子,带着一个十来岁的鬼灵精怪的女孩喜久子,搬来了日本北方渔港。虽然渔港上的人并不了解这对母女,但却愉快地接纳了她们。肉子在“鱼河岸”烤肉店打工,与老板、客人相处融洽。喜久子也在学校及身边交了朋友。

表面上,母女二人的生活风平浪静。可喜久子对自己的身世心存疑虑。母亲在怎样的境况下生下了自己?父亲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们为什么要远离都市大阪来到渔港?怀着同样的好奇心,我们跟着

西加奈子带上这本《鱼河岸小店》,踏上了渔港,伴随着裹着咸味的海风,推开鱼河岸小店的门,走进了肉子与喜久子的内心世界,倾听这对母女有泪有爱有欢喜有悲哀的人生故事。

也许中国读者对西加奈子不太熟悉,但西加对中国却并不陌生。她曾于2006年和2010年两次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作家文化交流活动”。与她同来的有大江健三郎文学奖得主中村文则,芥川奖得主青山七惠、羽田圭介,群像新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而最初西加带来的作品是2007年荣获织田作之助文学奖的《通天阁》。

《鱼河岸小店》于2011年在日本出版,相较于四年前的《通天阁》,西加奈子的确进步不小。而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能捕捉到她在2015年勇夺第152届直木奖的潜力。

西加奈子生于伊朗,曾经在埃及居住过。她的无厘头叙事与我们熟悉的日式淡然委婉文风颇有不同。她泼辣、大胆,人物与情节密集,充满跳跃性的写作思维,让钟爱日本文学的读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实,在看似散漫无用的情节中,西加奈子隐秘地串起了一条线,用它引领读者一路追向大结局。抱怨阅读不适的读者,要多留点耐心给西加,相信沉下心来,阅读会别有洞天。

“我的妈妈,人称肉子。她的真正名字叫菊子,可因为长得胖,大家

都叫她肉子。肉子今年三十八岁……身高一百五十一厘米,体重六十七点四公斤。”

纵然女人的年龄和体重是天大的秘密,但女儿喜久子可不管那一套。小说伊始,她便开始爆母亲的“黑料”。在生活里,懒散的母亲与敏感的女儿相爱相杀的局面已经确定。虽然在女儿眼里,母亲的生活“惨不忍睹”,不断地恋爱,不断地被抛弃,不仅每次都倒贴,被欺骗了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真是自个不给自己人生留一点希望的“卢瑟”。

就在读者一边气愤母亲的无用,一边庆幸渔港的风景不错,店主与邻居对这对母女也很好的时候,西加奈子不声不响地笔锋一转,撕开了肉子三十五岁之前的人生。这是属于美羽和达丽娅,两个夜店陪酒女郎的故事。她们同样渴望友情、渴望成为母亲、渴望拥有美好人生。唯一不同的是,生完小孩的美羽逃跑了。达丽娅却勇敢地担当了母亲的职责,也享受到了身为父母的喜悦。她给孩子起名喜久子:喜悦长久的孩子。原来,她是这样隐秘而伟大的母亲!

西加奈子在后记里写道:我要书写全世界的“肉子”。关心女性困境,刻画边缘底层的人物形象,成了她作为小说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小说中那些母女情深、邻里互助的温暖画面,不仅令读者泪流满面,也给天下所有的“肉子”以勇气,去绝望中寻找希望,永不放弃。夏丽柠